

豪游江湖传^①

江湖浪子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上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中国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年轻英俊，风流倜傥，很投女人缘的武林第一高手于无影浪客是一位美少侠，他处处留情，夜夜风流，引女意乱情迷，惹无限醋海起风生波，可他的枕边人却，手

为追查杀妻真凶，重出江湖的无影浪客，排困解难诸多侠女，频惹情劫。他一次次地在爱与恨、情与义的：受到煎熬。美丽的西北两女帮主对他一见钟情，禁制其“金屋藏汉”，多情侍女为尝禁果，不惜为其自戕，助其脱落红苗帮时，惨遭酷刑，他谈笑风生，勾得苗女春情激荡，盗被神女视若禁脔，绝艳苗女不惜武功、贞操，孤注一掷，解围；冷蛇蝎魔女面冷心热痴情一片，献处女阴元复其命在旦夕；女侠冷面黑煞一往情深，为他弃家逃婚，为他发疯，有情人终成眷属……

浪子风流，少女春情解淫药，江湖奇谭；
大胆能容，逼夫与人戏春潮，少见之事；
情有独钟，同胞三女嫁一夫，不可多得；
因爱生恨，杀妻真凶乃情人，原来如此。

本书合铁血柔肠，揉杀气艳情于一体，读来
肠，齿颊留香，捧卷不放。

日薄西山，半朵夕阳偎依山旁，象未出阁的姑娘半掩玉容，染得天边一片通红。微风轻掠，树草轻扬，远处炊烟袅袅，一缕缕的，随风飘散，逝去无踪。远处天际的一角，正现出一群黑点，人字形的，是归雁。那么的安详，那么的平和，那么轻灵地滑向天际的一边，只剩下灰蒙蒙的一条黑线。

驿道上，三三五五地走着归宿的人，有荷锄的农夫，有做买卖的商人，也有背剑的武林人物，他们缓慢地走着，欣赏美好而带着哀感气氛的黄昏！

驿道尽端，缓缓驰来一骑，马上昂然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上下的美少年。一双星眸澄清如水，乌黑黑的瞳孔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闪动之间漾起一片茫然的云雾，似梦，一个在追求抑或在舍弃的梦，那么的逍遥，那么的深邃。一袭白色儒衫，更衬托出英俊潇洒的气概。双肩之后更露出枚金色的剑柄，柄把上随风扬着两撮深红色的丝穗，看起来有股标致的意味。

胯下坐骑，全身乌溜溜，马鞍同马蹬全是金黄色，缰绳随风扬起，与半朵夕阳掩映，闪闪夺光。

马上人确是一个美男子，胯下坐骑也是难得的骏马，黑白互映，一派不凡气宇，是以路上行人，皆投以惊羨的一瞥。

白衣少年目视前方，双手互握，骏马信蹄所之，一副懒散

又显得斯文之态。

黑色骏马低昂着首，微风掀起颈上鬃毛，似是嗅着两边花草的芳香，好一副悠闲之状。

“大长镇。”

白衣少年收回视线，朝一块一尺方的木匾凝视，匾上正标着路程乃是一里。

轻轻抚着鬃毛，白衣少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说道：“炭儿，咱累了，找个客栈打尖吧。”

红色缰绳轻抖，黑色骏马猛地一扬首，四蹄放开，如一阵旋风似的，朝着“大长镇”狂奔而去，撒下一片滚滚的黄土，以及即将被黑暗吞噬的黄昏。

× × ×

大长镇。

万家灯火，人烟聚集，哦，黑夜已取代了白天，天际几许繁星正与一轮圆月争辉一闪一闪的。

善安客栈，分成上下两层楼，但见此时灯光耀耀，人影交织，坐无虚席，正是生意鼎盛的时候。

楼上靠窗的一隅，坐着一个俊美少年，独占一席，正默默地斟上一杯花雕，轻轻地，仰首而尽，然后轻举象牙箸，挟了一块羊肉嚼着，桌上还摆着一盘炸春卷，以及一碗黄豆烂瓜汤。

那俊美少年似乎饮了不少的酒，双颊微现酡红，和他的白色长衫成了美丽的对比。

白衣少年倚着窗子，一双星眸射得很远很远，似是在凝视一轮姣好的明月，又似什么都没有看，怔怔地发痴。

很久很久，又象片刻，白衣少年转回身子，拿起酒壶，又斟满了一杯，轻呷了一口，舔了舔嘴角，似是意犹未尽，一仰脖子，一杯酒已然一滴未剩。

“借酒浇愁愁更愁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很苦，是不？”

一个声音轻轻自他身侧传来。

白衣少年转过脸，朝着他身旁对他发话的人淡淡说道：“这位兄台……”

只见身后之人年纪亦不过二十左右，身着蓝色长衫，腰挂长剑，虎背熊腰，玉面朱唇，亦是一表人才，微微一笑，洒脱说道：“请恕唐突，有扰兄台雅兴。”

白衣少年微一躬身还了一礼，笑着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有幸结识兄台。”

“如此说来倒使在下汗颜。”

蓝袍少年笑道：“在下谢一呈，请教兄台上姓大名。”

白衣少年微笑道：“原来兄台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‘左手绝剑’谢大侠，素闻兄台英武雄俊，今日一睹丰采，果是不虚，在下真是三生有幸……”顿了一顿，白衣少年微微一笑接着说：“在下北双。”

谢一呈微怔，说道：“兄台是‘无影浪客’北双？！”

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似乎那白衣少年，无影浪客，有着很大的来头。

无影浪客北双，露齿一笑回答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怔了很久，谢一呈如梦初醒，站起拱手道：“在下鲁莽，冒犯兄台之处，尚请阁下恕过……”说毕，谨谨慎慎地又是一揖，匆匆下楼而去，转眼已消逝了蓝色的身影。

白衣少年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漾着滴滴的骄傲、满足与自豪。

是的，无影浪客北双，就凭此已足够使那个谢一呈吓跑，不是么？江湖上留传着一句：江湖一鼎无影浪客，东海一煞三眼金童，龙门一朵长行者，勾岛一魔乌拐手。

尽管左手绝剑在江湖上堪称高手，但他又怎能与武林四杰排行第一的无影浪客相比？那真不啻是微星与烈阳媲美！所以，谢一呈之惊跑，原是不足惊讶之事。

北双饮尽了一杯酒，双颊更显得酡红，他接着想下去；那是当然的，谢一呈为人虽说不正不邪，但底下的喽罗却不少，阴狠辣毒，仗着一副漂亮的面孔与几手武功，到处拐骗妇女，诈勒钱财。逢人便说：自出道不曾败北，独挑黑卡门二十一关，力歼君山之鬼，更打败武林世家黑血堡的铁一风和无影浪客北双……。

待知自己身份名号时，谢一呈怎会不吓得尿屎齐流狼狈而逃？

北双晒然一笑咬了一口炸春卷，舀了一匙黄豆烂瓜汤。慢慢嚼着，一双星眸忽地黯淡下来，那么疾快地转变，瞳孔迷漫着一片哀悲、落寞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。掺杂着一股那么强烈与浓厚的仇恨，微微抽搐着嘴角，他呆呆地回忆着：

自己六岁时便逢兵荒马乱，双亲与姐姐不幸死于非难，而自己被一位白须老人路过救起，从此跟老人家习武练艺，十年来自己不曾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讳，甚至年岁，只知道他老人家与自己建立的深厚感情，那不是寻常的，是师徒的感情，也是父子的感情，而且比那更浓厚，也更深沉。十年，三千六百个日子，自己习得了他老人家的绝学，不幸就在此时，他老人家归西了，残酷的现实再次打击着自己，实在受不了，真的，双亲、姐姐以及最敬爱的师父都离开自己，十六岁，孤零零，孑然一身，从那时起便过着江湖浪荡，刀尖染血的日子！

所幸只短短的一年光阴，已博得了无影浪客的名号，睥睨武林，傲视江湖，只十六岁已是举足轻重、烱炙人口的武林高手。接着一段幸福的日子来了，十七岁那年，在杭州西湖邂逅

了她“赖宛英”。实在形容不出她的美，确是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两人成了连理枝，秘密的，没有惊动武林，就与她在九仞山建立起一个家。

那段日子，只有两个人的日子，没有杀伐、劳累、惊吓，只有家的温馨，以及她的笑靥、她的美眸、她的颦笑、她的浓情，这些已足够，足够自己满足一辈了。

北双闭着双眼，眼角却滴着一颗晶莹的泪珠，在灯光下闪烁，哦，那颗泪珠存着太多太多的柔情和哀悼以及梦的破碎。

九仞山几乎布满了两人的足迹，在花香鸟语的日子里，在霏雨的早晨或黄昏，两人拥着，拥着自己曾经编织过的梦，旖旎的梦；屋前柏树下的对弈，吟诗，咏叹以及款款的朗笑，没有争执过，没有悲愁，存有太多的谅解与诚恳以及刻骨铭心的爱，在两人之间。

一年后，北双十八岁那年，有了爱情的结晶，麒儿降生了。眉毛象她，一双眼象自己，红红的嘴巴，小巧的鼻子，是两个人的缩影，可爱极了，很细腻地，小心地，爱护着那爱情的结晶，并且还期待着会有麟儿或是凤儿，总之，不论是男是女，都是爱的成果。

时光飞逝，美好的日子，飘得如此急速！是的，太遭天妒了，曾经惊恐着，那美好的日子将飞去而不再回头，真的，就有那么一天，就是两个人的一天。

宛英在房内哄麒儿午睡，而自己，在山顶砍伐湘竹，想给麒儿做个小竹睡车。不是么？他早已会喊爹娘了，来去只不过一个时辰，回到家中，天啊，没有见到她，空荡荡的，没有听到麒儿的笑声，一丝不祥的念头涌进脑际，哦，门槛上，正布满零零乱乱脚印。

抛下竹车，奔进房中。哦，天！一阵昏眩，差点就要倒下去，脚步踉跄地一把抱起地上的熟稔的爱妻尸体，不能相信，事情发生得如此的突然。

北双倚着窗，凝视着天际，嘴紧抿着，勾起的那一丝的怅惘，是仇恨，双目中紧透着一叠叠的杀意。

他永不会忘记那一刹那，赖宛英死在他怀抱的一刹那，是的，他勇敢地接受了那残酷事实，一片片，一滴滴，他的心碎了，他的脑海中回旋着那幕惨剧。

“双……我遗憾不能与你……白头……偕老……但……来生我……们会……会的……看……看着我……吻……吻我……不要伤心……我的死……去，只……是你……哦……你怎么过以……以后……没……没有我……我的日……日……子……。”

北双苦涩地抖动喉头，艰辛地吞了一口唾液，他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那凄惨的一幕，他又重入江湖，追索仇人，找出凶手，要把他一块块地，一片片地刮心剥皮，江湖一鼎无影浪客什么事他不能做？尽管仇人毫无线索，但他是会做到的，总有一天会做到的……。

斗移星换，夜幕更深，已然临近子夜，冷风飕飕，北双深深吸了一口长气，似是要摒弃方才那锥心泣血的回忆，但不难看出，散漫在他俊面上的，是浓深的仇意与杀气。

北双抿一抿嘴角，回首四顾，但见人影寥落，座席已空，稀稀疏疏地坐着不上十个人，方才的喧嚣拥挤现象，已然不复存在；只剩下一片安谧，安谧得使人能深深感染到一份凄怆与悲凉的掉泪气氛，窗外的月，已经离开了他凭窗凝眺的视界。

座席上有江湖豪杰，有富商巨贾，有正孙公子，就这些，静悄悄的。

帐房正嘀嘀嗒嗒地埋着头敲算盘，结算一天的收入，六七个伙计三两群的低声闲聊，或者闭目打盹，偶而一两人会为客添酒加菜，抑是带领客人至楼下房间寝室……。

北双习惯地微微一笑，桌上的一壶酒已喝干了，红红的双颊，透着一股醉态美，如此俊俏，那么令人着迷，挺了一挺腰身，双手轻轻地一拍，朝着一个伙计招呼道：“伙计，你来。”

“是，客官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一个身子肥胖，笑容可掬的伙计已快步来到北双的身旁。

北双含笑着朝伙计问道：“在下初临贵地，人疏地生，所谓入境问俗，还烦你老兄告知大长镇景况一二。”

伙计堆笑着答道：“是，是。小的就说，‘大长镇’位置是在湘境东北隅，三面临山，一面傍水，地势虽不能称做龙蟠虎踞，却也峻拔；住户四百余，是湘省北部不算小的一个镇甸；全镇分成四大长街，故称大长镇，敝栈位于本镇中心。……”

北双望着伙计，打断了他的口沫横飞问道：“嗯，大长镇谁的势力最大？我是说非官方的。”

“噢，离此三十里处有一个‘天蛟堡’！”伙计似是顾忌，犹疑地说着，看着北双，小声地说：“百里周围都是天蛟堡的地盘，他们个个凶如恶神，客官爷如果碰着他们，最好闪避一二……。”

点了点头，北双微微笑着，表示知道地说道：“喏，谢谢你，这些算是菜钱，剩余的就给你饮两杯吧！”

北双从袖中掏一把碎银，递给伙计，小伙计一面收拾桌上的残菜剩肴，又给北双送上一杯香茗。

北双呷了一口，半个身子假着窗口，两眸又凝视着茫茫的远处，是那么的凝神，那么的专注！

嗯，此刻的大长镇沉浸在一片寂寂的暗影里，万籁俱寂，

夜雾缓升，街道上冷清清的，没有半个人影，偶而有一两只野狗掠过，但只是那一下子，又恢复了沉静。

夜深了。

此时楼上的客人，寂然一空，早已回到楼下寝室去了，伙计正在抹椅擦桌，整理着杯盘狼藉的局面。

北双微笑着站起身子，步下楼梯，走向睡房。

轻轻掩上房门，北双走到窗畔，启开窗门，凉清沁人心脾的夜风伴着银链似的月光迎面扑来，微眯着眼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吐了出去，象是要吐出心中的郁闷。

室内靠墙的一角，摆着一张单人木床，白床单，红绸被，床边放着一张竹制小几，几上放着一把白瓷壶和几只陶制茶杯，墙上挂着一张山水画，布置虽不堂皇，但也清新淡雅。

北双走到床旁坐下去，俯身从床底下拿出两柄长剑，横放在枕头边，便宽衣解履，熄了墙上的油灯，仰头便睡……。

双手露出被外，叠放在头下，北双轻咬着下唇，两眼望着天花板怔怔出神。

微弱的晕黄月光，在他瞳孔里跳跃，闪动。似乎他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庞，那曾经使他心颤神醉，梦魂牵萦的面庞，是的，叫他如何不想她？两个月来，他从九切山南来，六十多个日子，在不同的客栈里，总是不能抛弃习惯的发呆。是的，存着太多的回忆和创痛，尽管多少年，他学会了克制与忍耐，但那又是何其的残酷！不是么？一会儿，漫漫的黑暗向他袭来，打了一个冷颤，一阵冷，透心的冷，他不能自持，泪，象泉涌般夺眶而出，男儿不掉泪，只是未到伤心时，但这些，又怎能抒尽他心中的悲愤痛苦？哦，太残酷了，竟然连自己的终身伴侣也无法保护，眼睁睁看她死在自己怀里。

北双微微抽搐着，但仍木然地瞪着油灯，虽说两个月的时

间不长,但也足够让他整理这紊乱的愁绪与伤悲,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,既然成了不能否认的事实,一切消极的哀伤,都无补于事,那么,为什么不爽快一点呢?苦涩一笑,北双挪动着呆然的视线,机伶伶地想下去,太恐怖了,两个月,那暗淡无光的日子,够消极,够堕落,整日埋于哀痛伤悲,沉缅于烧刀烈酒中,不苟言欢笑,真的,几乎不敢相信,自己就是扬威四海,名传五岳大名鼎鼎无影双剑浪客,与昔日怎能比拟,甩甩头,用力地,北双伸出两手,抚摸着双颊,哦,够消瘦,够颓靡,凄凄的,一声落寞的感慨叹息,轻轻地从北双口中呼出。

为今之计,自是追索仇人,为爱妻报仇,可是,仇人?……一丝飘渺茫然掠过北双的星眸,莽莽武林,谁是仇人呢?……

这,是他此次重现江湖的目的,当然不会就此放弃,天网恢恢,穷毕生之力,荡四海之涯,也要亲自血刃仇人,以祭亡妻在天之灵。

“当当当……当当当……”

远处轻轻传来报时的铜锣声以及梆子声,哦,是三更天了。

北双眨眨眼,仍未感觉睡意侵袭,两个月来,已习惯了失眠。

脑际又飞速地转动着,一路南来,落寞寡欢,江湖似是平静,一如自己一年前初涉江湖一样,风和浪静,嗯,他现在可要掀起一番滔天杀劫了!似乎,他又闻到了浓浓的血腥,不足以奇异,江湖上曾递给他一个绰号——血煞星,凭此,就足够了,血煞星未曾留予对手全尸,这是惯例,这是象征、说明着血煞星的心狠手辣,武功登峰造极,对么?又为什么能怀疑那即将掀起的血流来临呢?

北双闭了闭眼,咕动了一下喉头,感到喉中有些干涩,侧

了一下仰卧的身子，伸出右手朝小几上的茶壶摸去……。

忽地，北双猛地缩回伸出一半的右手，垂放于胸前，两眸闭合，作成侧睡的姿态。

是的，凭他精湛的功力，他不会听错，屋外，正来着不少的“客人”。

北双心中哑然一笑，拔毛到老虎头上来啦，这可有得瞧，姑妄静之，且待那些吃错药的朋友如何来着？

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忽地至北双窗前停了下来，北双凝听着，嗯，至少有七八个人。

半掩着的窗户，叭的一声，陡地被人推开了，接着一道人影电掠般射进来。

藉着皎洁的月光，仍可晰楚地看清来人。

但见来者竟是个女的，嗯，女的，模样儿以及轮廓似是不坏，身材婀娜窈窕，穿着一身红色紧身束装，右肩露出一柄亮森森的剑把。

“谢一呈，天蛟堡来会你了！”

北双仍是寂睡之态，闻言之下心里一阵好笑，好哇，竟把自己当作那个下三滥了！少爷就不吭气，看你怎地？

红衣女郎见对方竟无动静，似是气怒，柳眉扬了几扬，又是几声娇叱：“姓谢的！别装死了！待会，有你睡的，你又何苦怕睡个不够呢？”

仍是沉寂如常，一无反应，床上之人兀是硬挺挺不动，而且还拉出几响酣睡之声。

够气人！红衣姑娘柳眉直竖，美目含煞，蓦地双掌猛扬，朝着假寝的北双，当头就砸了下去。

“就让本姑奶奶劈了你，再到阴间去装神作鬼吧！”

一掌甫出，顿觉一阵飓风夹含着咻咻的掌声，卷起排山倒

海的劲力，罩向北双，那么的凛厉，那么的倏忽。

“够狠！”

就在掌风沾至北双衣衬边时，忽地一个白影嗖的一声飞出窗外，那么的匪夷所思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只那么一眨眼，不，甚至没有，一刹那，短短的一刹那，狠字尚回荡于耳边，竟然白影已活生生掠出窗外，真的，象影，看不清的影……。

红衣姑娘蹬蹬地猛然退后两步，望着稀烂的木床怔怔发呆。

俏脸上，布着意外的骇异，一双美眸瞪得老大，樱桃的小口微微地张着，显示出心头中的惊骇。

就几乎同一个时间，不容她不相信，她确实是听到，听到那如冰碴子的语音，和外面的惊哗声：“我不是出来了么？，姑娘还等着什么？”

一个倒飞，如箭掠出窗外，天啊，那个遭受她猝袭的人，竟然活生生地立在她眼前，嗯！还正对着他含着古怪的笑意咧！

只见北双此刻悠闲地负着手，昂立当中，八个黑色劲装大汉，手持着金刀，团团围着他。

“怎么了？姑娘！”

送书

北双习惯地一笑，但语气是那么的冰冷，不带一点人情似的，朝着七尺外的红衣姑娘冷冷地说道。

如梦初醒，红衣姑娘双目陡现炽烈杀机，双颊蒙上一层冷霜，一步步地朝北双走近，离至四尺时，呛的一声，肩上的长剑，已然脱鞘而出，在淡白的月光掩照下，泛着冷森森的光芒，微微一抖动，划出了点点的剑影，薄红的小嘴用力一抿，红衣姑娘冷叱道：“谢一呈！看本姑娘‘冷蛇蝎’能否称量你？”

“冷蛇蝎？你是单成的丫头单桂珠？”

“不错！正是你家姑奶奶！你这卑鄙龌龊，下流无耻的江湖鼠辈，我真替你感到羞耻，懂么？下三滥，我替你感到羞耻！”

吃吃一笑，北双瞬间挪动脚步，夜风掀起他白色劲装的衣衬，乍看是如此朦胧，但又是如此的潇洒，如此的飘逸；但见此刻他似是见着忍嚟不住的事情，那么好笑！那么轻蔑的笑！

不是么？曾几何时他被人如此奚落过，而且象待宰之羔羊，候斩之犯人？当然，也曾有过瞎狗眼，吃错药的人向他鬼叫，眨了一眨眼，嗯，眼前就是一个。北双有趣地望着她，红衣姑娘，冷蛇蝎单桂珠——一个黄毛丫头，昔日亦略有耳闻，心狠手辣。唔！多少与她外形相配，地地道道是个蛇蝎美人！

单桂珠一看北双竟然望着自己发笑，一股被侮辱羞辱的意味涌上心头，一声冷叱，手中长剑似一条蛟龙，卷扬着片片剑影，那么令人扎眼地向北双面门砍下。

眼皮擦也没擦，仍是兀自吃吃地笑，北双理也没理那凌厉的一击，淡然地冷声道：“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？”

声音尚在空气中流转，北双忽地象一团白雾，被一阵散风吹散似的，那么令人不能相信，竟然硬生生地消失于地。

单桂珠只感眼前白影一晃，便消失，不禁大骇，一收招势，就待变招换式，但眼前的情景，却使她心头猛震，瞠然木立，愕然地出神发呆。

天，你看，眼前不是正立着他么？悠悠然的，那么安详，那么平静，就好象不在作生命之搏，而是在欣赏夜色，闻香观花，哦，还含着那令人可憎，令人气结的微笑，而且，是朝着自己，单桂珠脱口道：“你，你是谁？”

“启禀姑娘！”忽地一个浓眉大眼的劲装大汉趋步上前，朝着单桂珠行了一礼，恭声说：“据属下弟兄报告，晚间在客栈所见谢一呈身着蓝色长衫，腰挂单剑似非眼前之人……”

单桂珠美目圆睁，望了一下北双，满怀惊讶地打断黑衣大双的话问道：“余堂主，你说他不是谢一呈？”

向余堂主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你退下。”

“是，姑娘！”

余堂主跃退数步，凝注着场中，似是注意场中随时的演变。

舐了舐下唇，单桂珠伸手一指，朝着北双问道：“说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敢。区区只不过是个卑鄙齷齪、下流无耻江湖的鼠辈，不是么？方才，姑娘你自说的！”

北双睨着地上烦长的影子，看也不看她，那么的狂傲，那么的放浪！一字字，象冰珠子，自他齿缝中冷冽地喷出。

一股莽有的傲气，一股深切的忿忿，涌上她的心头，一扬螭首，单桂珠冷嗤地道：“本姑娘不杀无名小辈，你虽非谢一呈，但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，看你油头粉面，也绝非好东西，天蛟堡地面也容不了你张狂？！”

“很好，早就想与你井底之蛙、狂妄自大的天蛟堡较量较量，来吧，就先称量称量你，待明个儿踩扁你那夜郎自大、猪八戒照镜子，不知丑劣的天蛟堡！”

一阵杀气迅即从北双两眸掠过，缓缓抬首，睇观着单桂珠，那么的冰，那么的冷，说道：“嗯，姑娘，我是说踩扁，踩扁！天蛟堡，是什么东西，雕虫小技，贻笑大方！是么？”

“住口！无名小卒！你也不打听清楚，此地有容你张狂的！”

一柄泛着冷森森的金刀，随着声音落下，一条黑色人影如箭地激射场中，手中金刀横横地朝北双腰间切去。

此招看似平淡，实则阴狠无比，尤其加上极快的速度，以及出其不意，端是一招利招。

“微末小技，何足眩耀?!”

一阵冷叱自北双口中传出，但见他不慌不忙身子一挫，让过冷嗖嗖的刀锋，身子有犹游龙般不可思议猛跨一步，左手猛地向上一拍，右手斜斜切下。

于是一阵狂杀以及兵器落地声，那么清晰，那么凄厉，划破了这静谧的夜，幽幽不绝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但见五丈外，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首，半边脑袋业已被打碎，白白的脑浆和红红的鲜血并流，全身微微搐动着，仅剩一颗眸子，那么的茫然、那么的虚无、那么空洞地张着，哦！象一颗死鱼的眼珠，是那么的令人恐怖悚然，不甘地咽下最后的一口气，寂寂然不动了。

一阵窒息的感觉，涌上了那些旁观者的鼻口，谁也不相信那是真实的。

场中的空气似是刹那凝冻起来，静静的，似乎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也可以听到，混浊而急促的呼吸声，在他们——包括冷蛇蝎单桂珠，喉咙里，那么艰难地吐出，象木鸡般，呆呆地站着，望那具不会动的人发呆！

脑中的意识又似是刹地停止运转，一片空白，他们忘记了此刻立身何地，做什么事，呆立犹如一座座的石雕像。

是的，怨不得他们象木鸡，象石雕像？那躺在地上的人——余堂主，武林的好汉，天蛟堡的高手，只一个照面便叫人摆平了，能不叫人发呆？！不叫人窒息？！更何况连对方的身形瞧也没瞧清。

“咳，见笑了！”

一声轻咳，传至他们的耳膜，嗡嗡作响，宛如恶梦初醒，个个翻脸过来，带着惊悸，死亡的惊悸！

那么冷酷，不再使人感到潇洒，是恶魔的化身，是令人感

到死亡气息的索命者，拂了拂遮住面孔的剑穗，北双夷然一笑：“嘿！嘿！时光宝贵，还有哪位有兴趣请来陪咱玩玩？”

“你鬼叫什么？！你少爷就来了！”

刀随话落，一条人影倏地急飞而入。

只见漫天刀影，有如一层光幕，丝丝地朝着北双罩去！

“索命鬼，你是鬼爷，就烦你向阎王叩拜吧，在下不送了！”

一条白影象柳絮似的，猛地一飘，向前一仰一沉，陡见一声厉嚎杀猪似地掀起。

叭的一声，方才那条黑影已四平八稳地摔在丈外地上，卷起了黄黄的尘沙。

但见其满身鲜血，脸孔扭曲，交织着一片痛苦的神色，而且还掺着一抹的遗憾与不甘，但事实上他也只能如此躺着，就象隔离九尺外的余堂主一样，再也不能为他的遗憾与不甘而有所行动，永远不能……。

“啧啧！成了一副臭皮囊啦！”

北双若无其事地咬了咬牙，环视了周遭六个大汉和单桂珠，古怪地笑了笑。

“你娘的逞口舌之利，天蛟儿郎会你了！”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六柄阴森森的金刀，随着暴叱骤然落下，分成不同的角度，密密地向北双周遭砸下！

也是同一时间，北双身形一挫，双脚一滑，宛如一条白影子，那么令人喘不过气来，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地穿游于刀缝之间。

噢。这正是北双赖以成名的“无影无虚飘踪步”轻身术绝招。

于是，几声狂叫，从黑衣大汉口中嘶出，但只那一下子，一切又归于寂静。